郭沫若作戰聲

一九三八年一月初版

戰聲

實售二角

著者　郭沫若

出版者　戰時出版社

經售處　廣州永汶北路
北新書局駐粵辦事處

目次

倆……一
詩歌國防……七
瘋狗禮讚……一六
紀念高爾基……二二
給CF……二五
悼聶耳……二七
給澎澎……二九
前奏曲……三一

中國婦女抗敵歌……三四
民族復興的喜炮……三八
抗戰頌……四一
戰聲……四四
血肉的長城……四六
「鐵的處女」……四九
只有靠着實驗……五二
相見不遠……五四
所應當關心的……五六
人類進化的驛程……五九

唯最懦怯者爲最殘忍……六五
題廖仲愷先生遺容……六八

附錄

歸國雜詠……七〇

們

們！

中國話中有着你的存在，

我和瞥見了眞理一樣高興。

你的出現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起頭，

你在文言中是遭了排斥的，

文人的筆下跋扈着「等」，「輩」，「之類」，「之流」。

大衆在口頭雖然也很和你親近，

但於你的存在卻沒感覺着啓迪的淸新。

我自己的悟性也未免麻木不仁；
我和你相熟了四十多年，
眞正的相識才開始在一九三六年「九一八」的今天！

們喲，我親愛的們！
你是何等堅實的集體力量的象徵，
你的宏朗的聲音之收斂而又閉脣。
你鼓盪着無限的潛沉的力量，
像灼熱的融崖在我的胸中將要爆噴。
你現今已有一套西式的新裝，

這新鮮於你眞是百波羅地合身。

哦！

Mn—

Mn～

Mn～

Mn—

你可不是MARX和LENIN的合體？

你可不是MICHELANGELO與BEETHOVEN的和親？

你是「阿爾法」和「哦美伽」，

你是序言與結論。
你在感性上的荷電，智性上的射能，
是多麼豐富而有力的喲，
你這簡單的超魔術的——咒文！

當我感覺着孤獨的時候，
我只要把你，和我或我的親近者，結在一道；
在我的腦中迴環得這樣的幾聲：
我們，咱們弟兄們，同志們，年青的朋友們……
我便勇氣百倍，肇陣可把千人橫掃。

當我感覺着敵愾的時候，
一切憎恨者的存在湧到我的眼前，
走狗，漢奸，劊子手，喪心病狂的文化摧殘者，和平破壞者……
這些都聯結成一道戰綫；
我悲憤着你這時是受了這些僻蹩的強姦。
這悲憤的力，你給與了我，
是使我加倍地努力的源泉。

哦，們啊，我親愛的們！
中國話中有着你的存在，

我眞眞是和嘗見了眞理一樣的高興。
我要永遠和你結合着，融化着，
不讓我這個我可有單獨的一天。
我也希望着那些可憎恨的存在，
不久便要失掉那強迫你的機緣。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作）

詩歌國防

一

詩歌本來是藝術的精華，
他有音樂的渾含，造形美術的刻畫，
任何藝術的成分，——他都可以包括它。

小說和戲劇中如沒有詩，
等於是啤酒和荷蘭水走掉了氣，
等於是沒有靈魂的木乃伊。

然而詩詞也自有他的靈魂，
那便是語言的節奏，情緒的播音，
節奏可有緩有急，無節奏便無心聲。

節奏的成分歸根只有兩樣，
或是先揚而後抑，或是先抑而後揚，
前者使人消沉，後者使人激昂。

譬如催睡的兒歌，古寺的暮鐘，

都是發聲揚而後聲幽抑朦朧，
把人引到的境地，是睡眠，是渺茫，是空。

宗教的頌歌愛採取這種音調，
因爲它能幫助雅片的痲醉，幫助教條，
正義如入了睡眠，吸血者自然更好。

但我們所歡迎的寧是澎湃的海潮，
它從海心捲來，聲音是由低而高而更高，
奮迅地打上岸頭、令你腔鳴血跳。

二

我們的民族需要的是覺醒不是睡眠，
催眠歌的音調應該暫時放在一邊，
讓它在幼兒的搖籃旁陪着母親做針綫。

我們的民族在異族統制下睡了三百年，
睡眠的重量依然還沒有脫盡我們的眼，
我們的身上又受遍了帝國主義的萬箭。

多打幾下嗎啡針也可暫時安然，
然而民族的命脈將要永遠淪陷，
滅種滅族將如美洲的馬雅人種一般。

馬雅人在美洲曾經有高度的文明，
不知是幾時殲滅得毫無踪影，
只在些殘碑斷碣上剩着不可解的奇文。

我們這民族如是比馬雅人還要劣等，
那就讓他死盡也無多大的重輕，

然而這民族卻是世界上的選民。

這民族已有四千年的文明的歷史，
他能創造文明不亞於希臘與埃及，
只可惜最後的封建階段未能揚棄。

這揚棄的拖延招致了他的落後，
卅年來他已逐漸覺醒在驅逐他的寇讎，
如今他要在最前綫和猛惡的帝國主義決鬥。

三

帝國主義在和我們爭賭生死存亡，
我們的復興是帝國主義的送葬，
帝國主義怕的是四萬萬人的全體武裝。

帝國主義在這兒運用他的陰謀，
他於化學兵器之外還使用着內攻，
他由民族中造出漢奸來發生出魚爛作用。

這作用有種種不同的步趨，

或用大刀斫殺，或用白丸麻醉，
復古，存文，「王道樂土」，都是這一類。

我們就這樣膏血被人搾取，肝肺被人挖，
四肢五體日日在被人凌遲碎剮，
最後的裁判已經逼在了我們的眼下。

我們要鼓動起民族解放的怒潮，
我們要吹奏起誅鋤漢奸的軍號，
我們要把全民衆喚到國防前綫把帝國主義打倒。

我們的國防同時是對於文化的保衛，
我們要在萬劫不返的破滅之前救起人類，
我們民族的復興是世界文化向更高一保階段的突飛。

現在是民族復興的時候，也是詩歌復興的時候，
復興起這藝術的靈魂使小說和戲劇中都要有酒，
喚醒起全民衆趨向最後的決鬥！趨向最後的決鬥！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作）

瘋狗禮讚

有人說我的詩是瘋狗，
我覺得這眞是知己之言：
因爲一切的詩比如是狗，
我的自然也具有狗臉。

有的狗是特里爾變種，
抱在太太懷裏小巧玲瓏。
投個錞錞敎它打個親親，

你教它什麼它都能懂。

有的是都伯曼芬顯爾，
它是專門養來以備軍用。
最無情的是那兇猛的牙，
可以咬破戰士的喉嚨。

有的是細腰的格勒洪，
呈示着希臘的雕刻風貌。
它足長身輕最善於馳騁，

博徒們使用它來賽跑。

此外的種類自然繁多，

或以獵或以牧或以守家，

或傳書或購物或演猴戲，

或在實驗室過送生涯。

然而在它們有個通性，

便是忠誠於自己的主人，

而且是善於嫌貧而媚富，

更高興有個骨頭來啃。

獨於是瘋了的狗東西，
它是解放了一切的狗性，
它的眼中不再有何貴賤，
不再有何奴才與主人。

主人不比奴才多隻脚，
王姬不比丐女多隻眼睛。
它不稀罕你的任何骨頭，

不稀罕你的任何餅餅。

它只是埋着頭，挾着尾，
拖着血樣的鮮紅的舌頭，
它不左顧不右盼而只是
一直綫的地向前竄走。

雖然死是逼在了面前，
它向自己的狗性復了仇。
任何人要擋着它的行程，

它都要把他死咬一口。

它把恐水病傳到你身，
不問是人是狗都是一樣，
你終會跟着它發起瘋來，
把自己的奴才性放解。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作）

紀念高爾基

一

今天，太陽要皆旣蝕，
今晨在絲雨中接到了高爾基的死耗。
我們的革命文學之父高爾基，
昨天十八日午後在莫斯科長逝了。
太陽之所以罩上黑紗，我才知道，
是要代表着全宇宙爲我們的巨人弔孝。

（六月十九日作）

二

太陽早又把黑紗去了，
依然在向着我們微笑。
我在他那普被的不息的和惠的光輝中，
又感覺着了高爾基的永遠不滅的容貌。
我們是以文字爲鐵槌，以言語爲鐮刀，
我們應該學習着高爾基，繼承着高爾基，
用我們的血，力，生命，來繼續鑄造。
『把你所做就的靴子，椅子，書本子，
（不要造成偶像）——這是很好的（教條）——』

朋友，我們要遵守着這個（教條），
把高爾基六十八年的工程承繼起來，
這才是紀念我們的巨人唯一的正道。

（六月二十二日夜作）

給CF

——「豕蹄」獻詩——

這半打豕蹄
獻給一匹螞蟻

在好些勇士
正熱心地
吶喊而又搖旗
把他們自己

塑成爲雪羅漢的
春季

那匹螞蟻
和着一大羣螞蟻
在綿邈的沙漠
無聲無息
砌疊
AIPOTU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作）

悼聶耳

雲萊昔溺死於南歐，
　聶耳今溺死於東島；
同一是民衆的天才，
　讓我輩在天涯同弔！

大衆都愛你的新聲，
　大衆正賴你去喚醒；
問海神你如何不歸，

爲我奪去了斯人！

聶耳啊我們的樂手，
你永在大衆中高奏；
我們在戰取着明天，
作爲你音樂的報酬！

給澎澎

澎澎，你這一九三六年的詩草，
我已經一口氣替你唸盡。
你這是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心聲，
是一九三六年的正確的指令。
你毫無修飾，純任赤誠，
但你的韻律却有鋼鐵的錚錚。
我知道你做過勤務卒，當過兵，
打過仗，殺過敵，踏破過南嶺和長城；

你的智識慾旋把你過來日本，
你又做過傭工，種過地，桃過糞，
而今在幫助朋友做着配報的工程。
你是，我們東方的惠特曼，
你的人便是詩，詩便是人。
要有你這樣堅忍不拔的精神，
才能有這樣眞切動人的詩韻。
我的心在跳躍，血在沸騰；
我感受着了十年以來所未有的歡欣，
就如駕了一架飛機，

我衝破萬層的重圍已向戰綫前進。
你努力吧，努力吧，努力吧，
東方的惠特曼喲，澎澎，
普羅列塔的詩的殿堂將由你的手中建起，
你努力吧，努力吧，努力吧，澎澎。

（一九三六年三月九日作）

前奏曲

全民抗戰的炮聲響了，
我們要放聲高歌，
我們的歌聲要高過
敵人射出的高射炮。

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我們，
我們再沒有顧慮，再沒有逡巡，
要在飛機炸彈之下

爭取民族獨立的光榮。

全民抗戰的炮聲響了，
我們要放聲高歌，
我們的歌聲要高過
敵人射出的高射炮。

中國婦女抗敵歌

上前線，
上前線，
帶着我們的針，
帶着我們的線，
爲前敵將士，
縫衣千萬件。
使他們無勞後顧，
把戰壕化成樂園。

站起來，
站起來，
戰到最後的一天，
守到最後的一天！

上前綫，
上前綫，
我們也能提鎗，
我們也能仗劍。
困獸猶能鬥，

何況是人面。
中華民族的死生，
担負在我們雙肩。
站起來，
站起來，
戰到最後的一天，
守到最後的一天！

上前綫，
上前綫，

已到生死關頭，
已到存亡界綫，
玉碎未必碎，
瓦全何嘗全？
祖國縱使成焦土，
留得精神能再建。
站起來，
站起來，
戰到最後的一天，
守到最後的一天！

民族復興的喜炮

上海的空中又聽到了大炮的轟鳴，
這是喜炮，慶祝我們民族的復興。
這表示着了我們全民抗戰的決心，
同時也預告着了我們民族的戰勝，
我們到這最後關頭只要有這決心，
最後的勝利終歸是屬於我們。
我們的民族本來是酷愛和平，
我們的民族本來是並不好勇鬥很，

然而我們是被逼得沒有生路可尋，
我們是被逼得忍無可忍，
我們是被逼得只能在死裏求生，
在飛機大炮的轟炸之下和敵人拚命。
我們明知我們的武器不如敵人，
我們明知我們的準備並不齊整，
然而我們只能死裏求生，
要用我們的鮮血爭回我們獨立的光榮。
我們民衆是衆志成城，
我們的將士是一德一心，

這民意，這士氣，是我們的劍，我們的盾，
這爲敵人的飛機大炮所炸毀不盡。
我們不怕綠氣，不怕細菌，
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的生命，
是國亡與亡，國存與存。
敵人能殲滅我們，我們決不相信。
上海的空中又聽到了大炮轟鳴，
這是喜炮，是慶祝我們民族的復興。

（八月二十日晨）

抗戰頌

聽見上海空中的炮聲，
我自己祇有歡喜。
我覺得這是我們民族復興的喜炮，
我們民族有了決心要抗敵到底。

我們的武器或許不如敵人，
但我們的民氣和士氣要超過敵人無數倍，
我們並不怕綠氣，不怕細菌，

我們要以肉彈來把敵人摧毀。

同胞們，我們大家振作起來，
一點也不要失望，不要驚惶，
我們要抗戰十年，八年，
抗戰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滅亡。

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同胞們，我們放聲高呼：
高呼我們中華民族的復興，

高呼我們民族鬥士的英武。

（八月二十一日稿）

戰聲

戰聲緊張時大家都覺得快心，
戰聲弛緩時大家都覺得消沈。

戰聲的一弛一張關於民族的運命，
我們到底是要作奴隸，還是依然主人？

站起來呵，沒再存萬分之一的徼倖，
委曲求全的苟活決不是眞正的生。

追求和平，本來是我們民族的天性，

然而和平的母體呢，朋友，却是戰聲。

（八月二十日晨）

血肉的長城

愛國是國民人人所應有的責任，
人人都應該竭盡自己的精誠。
更何況國家臨到了危急存亡時分。

我們的國家目前遇着了橫暴的強寇，
接連地吞蝕了我們的冀北，熱河，滿洲，
我們不把全部的失地收回，誓不罷手。

有人嘲笑我們是以戎克和鐵艦敵對，
然而我們的戎克是充滿着士氣魚雷，
我們要把敵人的艦隊全盤炸毀。

有人患了恐日病，以爲日寇太強，
我們的軍備無論如何是比它不上，
然而淞滬抗戰的結果請看怎樣？

我們並不怯懦，也並不想驕矜，
然而我們相信，我們終要戰勝敵人，

我們要以血以肉新築一座萬里長城！

（八月二十二夜）

「鐵的處女」

中世紀的歐洲有過「鐵的處女」，
她本來是一種極殘酷的刑具。
外貌呈着個聖母樣的姑娘，
內容其實就只是一種的「釘箱」。

聖母樣的姑娘是釘那箱的門，
門背後當心處有一顆長釘，
行刑者讓你進箱把門掩上，

那顆長釘便刺穿你的胸膛。

日本人在滿洲又有種新的發明，在一個圓箱的內壁全錠有尖釘，把人赤身地裝進箱封閉兩端，放在路頭讓行路者任意推轉。

這刑具雖然沒有聖母般的慈容，但充分地具備着「處女」樣的鐵胸。據說日本人是命名之爲「釘箱」，

日本人喲，你們眞正是善於摹倣。

（八月卅一日）

只有靠着實驗

有一天晚上我在江海關講演，
有位朋友質問到抗戰的期間，
他說，有人說，我們只須抗戰半年，
日本的經濟機構便要全盤破產。
這個估計是否正確的答案？

我的回答覺得是十分高妙，
因爲是信口說出而說得恰好。

我說，我是科學家，不會預言，
或許半年不夠，或許不夠半年，
要想得到結論，只有靠着實驗。

（九月四日）

相見不遠

「九一八」已經滿了六週年，
我們把這血的記憶重温一遍。
但今年的重憶卻比往年不同，
因爲是已經發動了全面抗戰。

我們要浴血抗戰收復幽燕，
如不痛飲黃龍，便身入九泉。
遼瀋的同胞喲，無論生者死者，

我們相見的時期已經不遠。

（九月廿四日）

所應當關心的

前綫的旅進旅退是戰略上所必有的事情，
在未參加作戰的羣衆倒可以不必過於關心，
所應當關心的是抗戰到底的決心究竟有沒有十成。
據我所知道，我們軍事上的領袖和一切的將領，
他們的持久抗戰的決心都十二萬分地堅定，
他們是要「屢敗屢戰」剩到最後的一個士兵，
剩到最後的一珠血都要爭取民族解放的光榮。
我們有這樣的領袖，這樣的將領，這樣的士兵，

我們沒愁我們的戰不能持久，不能制勝，
問題倒應該是懸在做後衛工作的我們，
我們是前敵的後衛，前敵的補充兵，
我們有擁護政府抗戰到底的責任。
我們應該要拿出自己的錢，力，和學問，
完成我們這次的神聖的立體的全面戰爭，
我們不僅是口頭說說，而且要切實地實行。
說而不行，那欺騙等於是漢奸的行徑，
行而不說，那誠摯纔可以算得眞正的國民。
我們要苦行苦幹，能夠忍受一切的犧牲，

能那樣，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

（九月十七日）

人類進化的驛程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今天是我們中華民族積極前進的象徵。
我們已經畫到了二十六個雙十，
我們的積極前進只有永遠地加增。
我們只要積極奮勉，永遠前進，
我們的國族決不會受異族的憑陵。
今年的今日，我們正發動神聖的抗敵戰爭，
明年或後年的今日必已把倭寇蕩平。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這約束，我可以用血液和生命來保證。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從今天起我們要加緊檢閱自己的行徑。
我們全國上下是否眞正地一德一心？
在下的是否有擁護政府抗戰到底的熱誠，
在上的是否大公無私不怕我們老百姓？
我們的軍事是否已經部署得嚴整公平，
我們的政治是否已經和軍事行動扣緊？

這是爲我們全國族爭生死存亡的事情，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精誠團結的神聖誓約要虔誠地凜遵。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漢奸遍地使我們前敵將士寒心。
但這樣漢奸之多正是一個教訓，
是說制裁漢奸的民主機構掃蕩無存。
工農生活的最低保障化爲了泡影。
聰明的資產家們也委實過於聰明，

乘着抗戰的開始便暗藏資本，
成千成萬的失業者無人過問。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我們誠懇地希望着大開民衆解放之門。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眼淚已經蒙着了我自己的眼睛）。
我們固須得少樹仇敵，多求友人，
然而友人之中也自有親疏的階等。
五萬個口惠而實不至的泛交，

抵不過一個同生死共患難的知心。
這樣金石之交我們是否已經締訂？
我們不好太愛脂粉，只想做八面美人。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我們的國交應該有獨立自主的精神。

畫一個十字畫，再畫一個十字，
今天是我們中華民族積極前進的象徵，
我們要把一切猜疑，欺詐，萎靡，逡巡，
怕死，愛錢的惡德，私心，通同付諸火爐。

人生七十古來稀，但國族是有永遠的生命，
億萬斯年，我們要求永遠畫着十字進行。
我們要保衛祖國並保衛世界的和平，
我們要光明磊落地站在文化的前頭導引。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我們要使這個紀念成爲人類進化的驛程。

（十月五日）

唯最怯懦者爲最殘忍

「我們的飛機來了！」

朋友叫我到涼臺上去看，

我心裏生出了無限的喜歡：

因爲我剛才看見有三隻敵機，

在低空飛翔得眞是悠然，

漫無目標地隨便投下炸彈。

炸彈所投下的總是中國地方，

所炸中的總是中國的人民，

敵人用不着再費偵察的苦心。
絲毫的危險也輪不及他們，
他們大可以顯出「英雄」的本領。
好在「英雄」的身上有的是千人針，
更有觀音符咒也可以顯靈，
我們倒因而得到了一個金言：
世間上最怯懦者爲最殘忍。
「高射炮的聲音響澈了雲霄，
的確是我們的飛機已經飛到。
我看了一下我自己的手錶：

時候是午後三點半不到。

三隻敵機不知逃向何處去了。

（十月五日）

題廖仲愷先生遺容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余單身由日本回國後之第六日也。夜深獨坐，瞻仰廖仲愷先生遺容，不覺淚下，爰草此數語以志感觸。

這樣精銳，沉毅，英敏的遺容，
嗚呼仲愷先生，你誠然是精神不死。
你所手定的三大政策：聯俄，容共，扶助農工，
這都是中國革命幷世界革命的根底。
奈何慘遭毒彈使我們早失指針，
奈何隨先生之終而三策亦殉葬矣。

如今狂寇日逼，平津陷沒，人民塗炭。

敬對先生遺容自不覺淚之盈眥。

嗚呼先生，你是忠于革命者的典型，

我們要追蹤你的血跡前仆而後起。

（八月一日夜）

歸國雜吟

一

芝傳花信有鳥不奮遲緩急芳辰的若先賈韓
梳記月期春袋翹首望光天此意經鷹鶻羣
雖所可憐

二

又為投筆請纓何當婦孤雖所藉像吉國十年後
淚血化成三宿見梧桐腕將殘骨埋沙裏哭吐

[illegible]四等人高踞廟堂同心同德一戒石

三

此番拚得全家哭今往包得忠把哀四下

六金餘一死鴻毛泰岱平如此

四

十年已伍一秋兵今日還來入陛堂北伯已陰

新忠笑奇術謀略聖金臺立功賞

恩榮顯故國蒼茫五風平翠蓋華

何京紅岩之峰尔宗偏泥

五

遊弦至趙已清況為前領世浪多多

嫌陰沖寒亭亭冠緯沒肝心

六

雷霆轟炸遂時狀意從沖虛首擬化條壩

花映日紅江山無限好我馬莫夫雄國望哥

恒陰清明至七月

七

蝶影模糊走出窗春中紅紫亞風腦春晨最
自向天祝成錦袍灰眼如穿

遥聞青鳥隨無數奮勇你為知春手
苔春都有嗜痂之癖莫為付之
廿六年十月廿四日晨山前偶訪留陰
屋裏與此書作